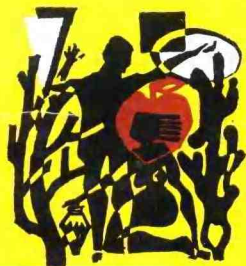


法国部分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

柳鸣九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心理小说流派的总汇
心理小说嬗变的经纬
心理小说发展的碑记

责任编辑 马 迅
莫贵阳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夏顺利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

柳鸣九 主编

法国部分 (二)

柳鸣九 选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875印张 300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1-01611-9

I·221 定价: 6.35元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

主 编 柳鸣九

副主编 韩耀成 钱善行 张 玲

法国部分 (二)

柳鸣九 选编

泰 蕾 兹 · 拉 甘



左 拉 著
韩沪麟 译

·作者简介·

左拉 (Émile Zola 1840—1902), 生于巴黎, 其父是一个有才能的工程师, 在左拉七岁的时候去世。左拉从小跟随母亲过贫困的生活。中学毕业后, 为生活所迫, 开始独立谋生。1862年在著名的阿丽特书店当雇工, 不久就被提升任编辑工作, 并开始为书店写作散文与小说。1864年、1865年, 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给妮依的故事》与第一部长篇《柯劳德的忏悔》相继出版, 不久, 又连续发表了《泰绮丝·拉甘》(1868)、《玛德莱娜·费拉》(1868) 等作品, 是他文学创作的第一阶段。

1868年, 左拉在接受实证主义哲学与实验医学的基础上, 形成了自己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思想体系, 并以此为指导, 制定了写作包括二十部长篇小说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宏大计划。家族史小说的第一部于1871问世, 最后一部于1893年发表, 前后共历时二十三年。这二十部长篇构成了“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与社会史”, 其中有不少举世公认的杰作, 如《小酒店》(1877)、《娜娜》(1880)、《萌芽》(1885)、《土地》(1887)、《金钱》(1891) 等。

1893年, 左拉完成了家族史小说的最后一部, 立即进入他文学创作的第三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宣扬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 作品有《三名城》与《四福音》。《三名城》的三个长篇均已完成, 但《四福音》的四个中长短篇的, 只完成了前三部, 左拉就因煤气中毒不幸逝世。

左拉是十九世纪后期继巴尔扎克之后现实主义文学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他也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社会活动家, 在九十年代法国的大政治冤案德莱斐斯事件中, 他进行了正义的大无畏的斗争, 成为法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斗士。

目 录

泰蕾兹·拉甘·····	左 拉 著 (1)
	韩沪麟 译
弟 子·····	布尔热 著 (208)
	朱延生 译
寻找逝去的时间 (选译) ·····	普鲁斯特 著 (357)
	李恒基 译

泰 蕾 兹·拉 甘

1

在盖内戈街的尽头，倘若您是从码头上来，您就会见到新桥长廊。这是一条狭长而晦暗的走廊，从玛扎里纳街一直延伸到赛纳河街。这条长廊至多有三十步长、两步来宽；地而上铺着淡黄色磨损、破裂的石板，时时散发着刺鼻难闻的潮湿味；尖顶玻璃天棚盖住了长廊，上面积满了污垢，显得黑乎乎的。

在夏日的晴天，当骄阳灼烧着街道时，透过肮脏的玻璃天棚，一道苍白的光在长廊上无力地蔓延开来。若是遇上冬季的坏天气，在雾濛濛的清晨，从玻璃天棚投到粘湿的石板上的，就只是一片猥琐而邈邈的夜色了。

左首，一些阴暗、低矮、像是被压垮了的店铺半埋在地下，从地下室里不时冒出一阵阵逼人的寒气。这儿开着旧书店、玩具店和纸板店。陈列的商品都蒙上了一层尘埃，灰不溜秋的，在昏暗中毫无生气地躺着。由一块块小方玻璃组成的橱窗，折射出浅绿色的光，离奇古怪地照在这些商品上。再往里看，在货架的后

面，黑沉沉的店铺却像一个个阴森、凄凉的洞穴，里面蠕动着奇形怪状的东西。

在右首，沿着整条长廊，砌着一排墙。对面的小店主，把狭长的货架靠墙放着，一些叫不出名目的商品，一些早在二十年前就无人问津的老古董，一顺溜地摆在货架细长的木板上，木板都漆上了非常难看的棕色。一位专卖假首饰的女店主占有了一个货架，货架上有一只桃心木制成的盒子，盒子上铺着一层蓝色的丝绒，店主人精心地在里面摆上了一些只值十五个苏^①的戒指。

在玻璃天棚的上面，乌黑的墙继续上砌，墙面马马虎虎地抹上了一道泥灰，像是染上了麻风似的，疤痕累累。

新桥长廊可不是散步的胜地。人们取道这里，只是为了免走弯路，节省几分钟而已。路过这儿的都是一些忙忙碌碌的人，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快点儿抄近赶路。在这些人中，我们可以看到系着围裙的小伙计、带着活儿的女工、腋下夹着大小包盒的男男女女，还有一些老头儿，他们在从玻璃顶棚外投进来的黯淡暮色中移动着缓慢的步伐，以及一群群幼小的孩子，他们放学来到这里奔跑喧闹，木屐在石板上敲得震天响。从早到晚，石板路上响着清脆、急促、凌乱的脚步声，令人心烦意乱；没有人说话，也没有谁停留下来，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低着头，急匆匆地赶路，对店铺不扫一眼。偶尔，如有过路行人在店铺主的货架前站定，这些小老板便会神色不安地望着他们。

傍晚，三盏煤气灯透过方形、笨重的灯罩，照耀着长廊。这些煤气灯嘴挂在玻璃灯罩里，在上面投下了淡淡的黄褐色光斑，又在周围洒下了一圈圈晕白的光芒，摇摇曳曳，仿佛随时都要熄

^①法国辅币名，相当于二分之一法郎。

灭似的。长廊确实像一个凶多吉少的危险之地，巨大的阴影铺盖在石板上，街头吹来了湿润的风，它就像是三盏吊丧的灯隐隐约约照着的一条地下甬道。有煤气灯给他们的橱窗送来一些暗淡的光作为他们唯一的照明，这些店铺主也就心满意足了。铺子里，他们仅仅点亮了一盏带着灯罩的灯，把它放在柜台的一角，这样，过路人就能分辨出这些在白天都显得阴森森的洞穴里摆设的东西。在一顺排黑洞洞的铺面上，有一家纸板店的橱窗在闪烁：两盏页片形的灯放射出黄橙橙的火焰穿破了黑暗。此外，在另一头，一支蜡烛插在叶片状的玻璃罩里，以它星星点点的烛光照亮了一只假首饰盒。店铺的女主人在柜台的里端打瞌睡，双手插在她的披肩里。

几年前，在这家店铺的对面，也有一家小店，铺子里暗绿护墙板的所有缝隙里散发着湿气味儿。在又长又窄的一块木板招牌上，黑色的字母拼成了一行字：妇女服饰用品商店，面在一扇玻璃门上用红色的字母，写着一位妇人的名字：泰蕾兹·拉甘。在门的两边，玻璃橱窗向后深深地凹进去，橱窗内衬着蓝色的纸。

就是大白天，在半明半暗的朦胧的光线下，行人也仅能看清货架而已。

一边，摆着一些零星的织物，如筒状的褶裥罗纱无沿帽，两三个法郎就能买一顶；平纹细布的衣袖和衣领；还有一些手工针织品，长短袜和背带。每件东西都已泛黄，并且皱巴巴的，凄惨地挂在铁钩上。这样，看起来橱窗里好像塞满了白花花的破布碎片，在透明的夜色中显得十分凄凉。有几顶崭新的帽子现着耀眼的白色，在橱窗板上的蓝纸映衬下，显得非常突出。一根金属杆的上下，挂着有色的袜子，仿佛在平纹细布模糊的灰白色和浅色

上，加上了深色的基调。

在另一边，在一面更为狭小的橱窗里，分层陈列着一团团绿色毛线、缝在白卡纸上的黑钮子、各种尺寸和颜色的盒子，带淡蓝色圆衬垫的缀着钢珠的线网、一束束毛线针、绒绣样品、一卷卷饰带，总之，是一大堆黯然失色的物品，它们躺在这儿大概已有五、六年了吧。尘土和潮湿已经腐蚀了这个货架，而放在这货架上的所有物品也都慢慢失去了光泽，变成了污秽的灰色。

夏天，将近中午时，烈日以其赤橙的火焰灼烧着广场和街道，在另一扇橱窗里的帽子后面，路人可以看清一位神色庄重，脸色苍白的少妇的侧面。在阴暗的店铺里，大致显露出了她的身影。她额头低而干瘪，连着一根尖细的鼻梁，嘴唇就是淡红色的薄薄两片，下巴短而刚劲有力，由一条精巧而丰腴的曲线和头颈相连。身体为阴影遮没，看不清，只有脸部显现出来，脸色苍白无光，一只睁得大大的黑眼珠子嵌在里面，仿佛不堪忍受深褐色厚密的头发重压似的。在两顶无沿女帽之间，这张脸能心平气和地呆上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潮湿的金属架已在这两顶帽子上留下了斑斑锈迹。

晚上，掌灯时分，可以看清店铺里的模样。这家铺子门面而宽，但并不太深，在一端有一张小小的帐台；在另一端，一架螺旋形楼梯通向二楼。四周贴着墙排列着玻璃橱窗、货架、一排排未加工的纸板。四张椅子和一张桌子算是全部家具了，整个房间显得很空，冷冰冰的。打成包的商品紧紧地挤在角落里，包装纸虽是五颜六色很花哨，但堆放得倒很整齐。

通常，在帐台后面坐着两个女人：一个就是侧影端庄的少妇；另一个是老太太，她在瞌睡时都带着笑。后者大约有六十岁

上下，灯光下，她那张平静而肥厚的脸也变白了。一只硕大的虎斑猫蹲在帐台一角，望着她打瞌睡。

在帐台下面，一个男人坐在一张椅子上，三十岁左右，他不是在看书便是与少妇低声交谈。这个人长得瘦小、孱弱，举止有气无力，他的浅黄色头发毫无光泽，胡须稀少，脸上布满了红斑斑，他的模样有点像被宠惯了的、病态的孩子。

十点钟不到一点儿，老太太醒了，于是他们关上店铺门，全家上楼就寝。虎斑猫鼻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跟在它的主人后面，每上一级楼梯，就把头向栏杆磨蹭一下。

二层楼的居室共三间，楼梯直通餐室兼会客室。餐室的左首是一个壁龛，壁龛里有一只陶瓷火炉；对面，摆了一张餐橱；沿着墙壁摆了一排椅子，一张没有铺台布的圆餐桌位于餐室中央。在里端的一层玻璃后面，就是一间黑漆漆的厨房。在餐室的两侧，各有一间卧室。

老太太抱吻了她的儿子和媳妇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猫就在厨房的一张椅子上睡下了。这对夫妇进了自己的卧室。这间卧室另有一扇门通长廊的那道楼梯，中间经过一条狭长、阴暗的小小过道。

丈夫老是在发烧，浑身打颤，先上床睡了。少妇打开窗户，把外边的百叶窗关上。她在那里站了几分钟，对面是一面粗粗涂着泥灰的高大、黝黑的墙壁，它高出长廊并继续在升高。她的目光在这面高墙上茫然地扫了一眼，接着带着倨傲而冷漠的心情也默默无声地上了床。

2

拉甘太太原来是凡尔农^①的一家妇女服饰用品店的店主。二十五年来，她就生活在这个小城镇的店铺里。在她的丈夫去世几年之后，她厌倦了，把她的家产卖了。她的私蓄加上这笔钱，她手头有了四万法郎款子，她把这笔钱存进银行，每年能得到两千法郎的利息，居家过活，这项收入已绰绰有余了。她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对人世间的欢乐和劫难全然不知，她为自己安排了一种与世无争、怡然自得的生活。

她用四百法郎租了一座房子，这座房子的花园一直延伸到赛纳河畔。这是一处与世隔绝的、僻静的住所，有点儿像隐修院的样子。这座房子建造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中央，有一条狭窄的小径出入；住所的窗户朝着赛纳河和对岸荒凉的小山包。这位安分守己的老太太已年过半百，她把自己关进这孤零零的房子里，守着她的儿子卡米耶和她的侄女泰蕾兹，享受着隐居的安适和乐趣。

那时，卡米耶已有二十岁了。他的母亲还像对一个小孩子那样宠爱着他。卡米耶自幼病魔缠身，他母亲百般爱抚、关怀他，从死神那儿把他夺回来。孩子一次又一次接连发烧，一切想象到的病，他都遍尝了。拉甘太太在这十五年中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这些接二连三要夺走她的儿子的病魔抗争。她以耐心、精心的照料和建爱心肠一一战胜了它们。

^①赛纳河沿岸的一个区政府所在地，在爱弗厄县境内。

卡米耶长大了。从死亡中被拯救了出来，但反复的冲击使他的肉体受尽折磨，多灾多难的他，成长受到了阻碍，因此他长得仍很矮小，非常虚弱。他细瘦的四肢动作迟缓，有气无力。就因为他身体单薄、弱不经风，他的母亲就格外爱护他。她以自豪和柔情看着他那苍白、可怜的小脸庞，心想，她已经不止十次救了他的命。

这个孩子难得不生病时，就到凡尔农的一所商业学校里就读。他在这所学校里学习拼写和算术。他的知识仅限于四则运算和一点肤浅的语法知识。后来，他又上了书写和簿记课。每当有人劝拉甘夫人把她的儿子送去上公立中学时，她就会吓得浑身打颤，她心里明白，他一旦远离她就活不成了。她说，书本会杀死他。因此，卡米耶始终没有什么知识，而他的无知似乎又使他多了一个短处。

十八岁那年，仍在游手好闲的他，对母亲的疼爱腻烦透了，便走进一家布店去当伙计，每月挣上六十个法郎。他生性好动，因此特别忍受不了闲散的生活。现在，他埋首在这机械的工作中，整天弯着腰查看发票，耐心地计算着每个数字，做那数目可观的加法，内心却感到平静多了，身体也反倒好些了。晚上，他精疲力尽，脑子空空的，在精神麻木之中，他感受到无穷的快意。为了进布店干活，他不得不和他母亲大闹一场，因为后者本想永远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把他服侍得好好的，使他免受生活的磨难。年轻人以一家之主的身分说话了，他要求工作就如其他孩子索要玩具一样，这是本能和天性的需要，并非出子尽责之心。母亲对他的一片赤诚、慈爱之情，反而培养了他极端的自私心理。他自以为在爱着同情他、宠爱他的人，但实际上，他很自私，只想到自

己，只考虑自己舒适，想尽一切办法贪图享乐。一旦拉甘太太的温情和爱抚使他腻烦了，他就一头扎进那累人的工作里，可以不再与那些药罐、药水打交道，感到非常自在。再加上一到傍晚，他从办公室回到家，就和表妹泰蕾兹到赛纳河畔跑步。

泰蕾兹转眼快满十八岁了。十六年前的一天，当拉甘太太还在妇女用品店做买卖时，她的兄弟，德冈上尉，从阿尔及利亚回来，怀里抱着一个小丫头来找她。

“你就是这个孩子的姑妈，”他微笑着对她说，“她的母亲死了……我不知拿她怎么办，把她交给你吧。”

老板娘抱起了孩子，对她笑着，吻着她粉红色的双颊。德冈在凡尔农耽搁了一个礼拜，他的姐姐对他给的这个女孩的情况也没有多问。她只是大体上得知，可爱的小女孩出生在奥兰^①，她的母亲是一个本地女子，相貌出众。上尉在临行前一刻，交给他姐姐一张身份证，证明泰蕾兹是他的，并用他的姓。他出发了，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几年后，他在非洲被人杀死了。

泰蕾兹与卡米耶同睡一张床，她在她的姑妈慈母般抚育下长大了。她的身体棒极了，可也像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那样被人照料着，吃着她表哥服用的补药，住在这个小病人居住的温暖的卧室里。有时，她蹲在火炉前，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一面看着前面的炉火，一面沉思，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她被强制过着疗养的生活，使她变得十分内向，她平时说话轻声轻气，走路无声无息，坐在椅子上不动也不动，默不作声，眼睛睁得大大的，但不东张西望。然而，当她一举手一抬足时，人们就会发现她动作敏捷而轻柔，肌肉结实且有力，总之，在她那驯服的肉体里，蕴藏着一

^①北非阿尔及利亚著名的沿海城市。

种力量，一股激情。一天，她的表兄一阵虚脱跌倒了，她一下子就把他提起来带走，她发挥了力量，脸上也焕发出炽烈的光芒。禁闭式的生活，强加给她的死气沉沉的起居作息，并未削弱她那精悍而健壮的体质，只是使她的脸色变得有点儿白里带黄而已，因此，在暗处，她几乎显得有些丑了。有时，她径自走到窗前，望着自家对面，被太阳镀了一层金黄色的那一排房子。

当拉甘太太卖掉了她的家产，到河边的一幢小房子里隐居后，泰蕾兹内心充满了喜悦。她的姑妈反复对她说：“别出声，安静点儿。”因此，她小心翼翼地把她热情亢奋的本性深藏起来，不使外露。她能掩饰内心强烈的冲动，保持表面上的平静，有着超人的克制力。她总认为自己是在表兄的卧室里，守着一个濒临死亡的孩子，所以她行动轻缓，沉默不语，心平气和，说起话来像老妇人那样结结巴巴的。可是，一旦她看见花园和泛着白光的河流，以及绵延起伏、一直伸展到地平线的苍翠的山冈时，她便情不自禁地要奔跑，要叫喊；这时，她觉得自己的心在胸膛里剧烈地跳动，可是，她的脸上却毫无表情。而当她的姑妈问她是否喜爱这处新居时，她只是笑而不答。

这样，对她来说，生活变得比较美好了。表面上，她像往常一样，举止轻柔，表情沉静而淡漠，她依然是一个在病榻上长大的孩子，可是，她的内心生活却是炽热而冲动的。每当她一个人呆在草地上、河岸边时，她就像一头野兽那样，把肚子贴在地而上，把乌黑的眼珠圆睁着，弯起身子，准备一跃而起。她能这样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什么也不想，一任烈日噬咬着她的把手指插进泥土里使她感到一阵阵快意。此时，她想入非非：她以挑战的神态望着咆哮的河流，幻想着河水就要向她扑来，袭击她了，于

是，她挺起身子，准备自卫，愠怒地盘算着，想知道她如何能战胜波涛。

晚上，泰蕾兹已平息下来，默默地在她的姑妈身旁做针线。在从灯罩里漫溢出来的柔和的光芒下，她的脸仿佛在打盹。卡米耶埋在安乐椅里，意志消沉，想着他的帐目。只有一句轻声细语的话，才时而打破这个昏昏欲睡的家庭的宁静。

拉甘太太带着善良而宽慰的心情瞧着她的两个孩子。她决定让他俩成亲。她总把自己的儿子当成垂危的人看待，每当她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总有一天会死去，把他孤伶伶地留在世上受罪，心里就会颤抖起来。这时，她就指望着泰蕾兹，她心想，小姑娘留在卡米耶身边将会是一个细心周到的保护人。她的侄女总是从从容容，忠心耿耿，让她完全放心。泰蕾兹是如何干活的，她全看在眼里。她希望把她嫁给自己的儿子，做他的保护神。这门亲事是一个最终解决办法，并且筹划已久，不可更改了。

孩子们早就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结成夫妻的。这个结局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他俩就带着这样的想法长大了。在家里，当议论到这门亲事时，就像说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那样平平常常。拉甘太太早已说过了：“等泰蕾兹满二十一岁就办婚事。”于是，他们就耐心等着，既不着急，也不害羞。

卡米耶长期患病，得了贫血症，他体验不到年轻人的冲动的情欲。在他的表妹面前，他仍然是一个小孩子。他抱吻她时，就像抱吻自己的母亲，是习惯的礼节，所以心情十分平静、坦然。他把她当成了一个要好的伴儿，在他烦闷时可以打打岔儿，到时候还能替他煎煎药。当他与她玩耍时，或是把她抱在怀里时，他觉得在抱着一个男孩子，他的肉体丝毫没有异样的感觉。在这样

的场合里，他从未想过去亲吻泰蕾兹热呼呼的双唇，而泰蕾兹却笑着挣脱，她神经质地笑。

姑娘也一样，她对他似乎也是冷冷的无动于衷。有时，她的那对大眼睛认真而安详地看他几分钟。这时，只有她那两片嘴唇有一些微小的变化。她意志坚强，感情始终是温和而亲切的，休想从她的脸上看出什么破绽。当她听到别人议论她的婚事时，她神情严肃，对拉甘太太的话，只是用点头表示赞同，两卡米耶却在一旁酣然入睡了。

夏日的傍晚，这两个年轻人常跑到河边去玩。卡米耶讨厌他的母亲对他没完没了的关心，他也有反抗精神，他想奔跑，自讨苦吃，躲开她的温存爱抚，这只能使他郁郁不乐。这时，他就把泰蕾兹带上，挑逗她打打闹闹，让她在草地上打滚。一天，他推搡着他的表妹，把她推倒在地，小姑娘一个翻身站了起来，动作敏捷像一头野兽，她的脸兴奋异常，两眼红红的，她张开双臂扑向她的表哥，卡米耶不打自倒，他害怕了。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大喜的日子到了。拉甘太太把泰蕾兹拉到一边，向她交待了她的亲生父母，并且讲述了她的身世。姑娘静静地听着，而后拥抱了姑妈，一句话也没说。

晚上，泰蕾兹没有走进楼梯左侧自己的闺房，而是走到了右侧她表哥的卧室里。这就是她这一天生活中唯一的变化而已。次日，当这对新婚伉俪下楼时，卡米耶仍然满脸病容，萎靡不振，他不紧不慢地还是只顾着自己，而泰蕾兹也依然是举止从容，不动声色，她克制着自己，脸上毫无表情，却让人有些不安。